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忠義三

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繖） 完顔陳和尚 楊沃衍（一名沃哩劉興哥附）

烏庫哩黒漢 圖們呼圖克們 姬汝作

愛新（馬肩龍附） 禹顯（張邦憲劉全附）

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繖駙馬樞密使恭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航時為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呼沙呼弒逆降航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

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拏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拏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顔陳和尚名彛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竒格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竒格戰殁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

從兄安平都尉色埒默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色埒默刼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色埒默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色埒默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色埒默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

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畧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色埒黙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黙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

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其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色埒黙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色埒黙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

曰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舉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桿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葢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穆昆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

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七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伊喇布哈無持重之畧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

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
哈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布哈曰汝曽短
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
徐曰有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
後言也開興元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
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
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
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

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色埒黙名鼎字國器必爾罕世襲明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

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伺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沃哩賜姓烏陵阿朔州静邊官莊人本屬唐古達喇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史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古族内地沃衍留不從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杷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為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徙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

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陝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為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擢為本州防禦使俄升嵐為節鎮以沃衍為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

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為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十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令姓未幾遂授通遠軍節

度使兼鞏州管内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内族博索通遠軍節度使溫特赫羅索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哈薩喇烏登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匹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遙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

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努呼哈爾呼必喇穆昆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扎拉破之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閒野猪嶺有兵沃衍約圖們呼圖克們以步軍會戰呼圖克們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

將欲斬之諸將哀請乃獲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遂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哈達參政布哈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瑠努

阿拉善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瑠努令阿拉善入鈞州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劒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

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

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

至為泣下

烏庫哩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

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内族吉嚕病卒鄧州總帥府以

富察都尉權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唐之糧多為鄧州所

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户瓜爾佳鼎珠入歸德奏請軍

糧不報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為變殺富察都尉

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襄陽宋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伊喇瑗以城叛歸于宋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鄧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烏凌阿呼圖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呼圖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

糧盡人相食黒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黒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内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黒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黒漢脅使降黒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脱走者十餘人總

領伊喇埋軍鈕祜祿軍醜定走蔡州皆得還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圖們呼圖克們字子秀策論進士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奇徹森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衆且不支衆皆危之呼圖克們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斬其黨欲為内應者二十人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

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

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寛則
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况大兵在邇鄰境巳
虗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虗待下忠孝結
人明賞罰平賦税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
長城之託呼圖克們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言臣
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
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
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内自悛悔外加寛撫庶幾少慰

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於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呼圖克們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為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八年三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

上書不實削去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能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庫哩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

烏庫哩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堡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間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戶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

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汝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為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為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為大兵所破汝作以

為倉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
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讒間既行
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
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
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
汝作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
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為邏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
糧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唇亡之懼謀以城

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還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令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為金民死為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阜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為備遂為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强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阜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矣阜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

之珠懼乃以皐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穆昆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真併力討皐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為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已陰為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皐館天錫于望嵩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皐後為大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新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莽格本號縣鎮防軍累功
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
秦州城時愛新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
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為
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
德順為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新識鳳翔馬
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
翔總管薩哈喇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

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新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為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舉行槖付族父明為死别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新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守二十晝夜力盡乃死肩龍以劔自刭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其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勵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忠廟肩龍字

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時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為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蘇爾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畧謂蘇爾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之死坦留為天子將兵書奏初問汝與蘇爾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蘇爾坦蘇爾坦未嘗識臣蘇爾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之

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捜篋中得馬軍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為姦人偵伺者縶歸德獄根堪適蘇爾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新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隷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德勒台阿勒楚爾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豬谷夾攻敗之擒元

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閒言於朝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一月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既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匿飯山寺中僧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秦州人張邦憲字正

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為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誤蒙朝廷用為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沫溝推為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為昭信校尉遙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以其不附己見殺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忠義四

馬慶祥 本名蘇爾濟 蘇爾謙等附　商衡　珠嘉托羅海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克遜仲端 本名布希

烏克遜納新 費摩阿固岱等附　富察琦

蔡巴爾毛佺等附　温都察遜納塔和碩台附

完顏經實　畢資倫　郭哈瑪爾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蘇爾濟蘇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為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副上曰蘇爾濟蘓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陜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為鳳翔元帥舉慶祥為副上曰此朕志也

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蒙古布哈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

有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布薩和碩亦死贈銀青榮禄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蘇爾濟蘇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努張德威髙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為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鄠縣尋辟咸戍令興定三年歲饑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圯夏人乘釁入侵衡率番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為尚書省令史轉户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宫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内族慶善努將兵守盱眙與李

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善努為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温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温為汝州防禦使未幾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

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薩布領陝西行省奏衡為
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
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
還京師十月起復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
月闗陝行省圖克坦烏登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
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屈監
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
人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

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為可相者許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珠嘉托羅海上京人世為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蘇克棟阿明安托羅海自幼襲爵貞祐二年

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宗人畧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托羅海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托羅海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絶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内觀察

使行户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陜西乃上章曰宗人與我為讐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陜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絶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宗人諜知與全乘虚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帥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從之正大二年秋傳言宗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

期刈禾托羅海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遂遣軍廵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真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托羅海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為此必姦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為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托羅海策之以兵

數千伏鄖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而退朝皆賀以為無事托羅海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鄖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天興元年春從行省參政圖克坦烏登將潼關兵

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飢凍不能戰而潰
托羅海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燿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
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涼府判官嘗主
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
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
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為游騎所執將褫
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詈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

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稞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駿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幼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真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雹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月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興定五年入為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司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曰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

又明日乃喻旨曰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鬚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克遜仲端本名布希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

大元謁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為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顔萼伊蘇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萼伊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

幣誅之奏上莽伊蘇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仲州防禦費摩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

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别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為人樂易寛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受實嘗為䕶尉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正之本名富拉塔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克遜納新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顔伯嘉以酷烈聞納新以事

糾罷朝士聳然後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為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户部尚書完顔珠赫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顔恭格大睦親府事烏克遜端大理費摩德輝右副點檢完顔阿薩爾參政完顔納新之子瑪延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富察琦本名阿林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穆昆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為安平都尉鈕祜祿哈坦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哈坦左右哈坦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哈塔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

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恐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顔氏以孝謹聞

蔡巴爾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為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布展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巴爾率挽强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為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西城以殿前都點檢烏淩阿呼圖守西面巴爾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羣臣入賀班定巴爾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

事一君予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為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為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殁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嚕樊喬馬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格叛忠單騎入城縛賽格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嚕樊喬皆河中人初為礮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礮如故即紿主者曰礮利於短不

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强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

餘各有傳

溫都察遜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為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

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察遜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塔和碩台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經實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饑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經實時在北門憫人之饑出過其數

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色埒默矯制召承御實嘉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珠勒根文卿皆從死色埒默將死遺言經實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經實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經實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死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

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經實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恐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經實乃掇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

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為鎮州珠格高琪為防禦使行元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為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髙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統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窩子都輩同隷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為副都尉布薩阿哈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哈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

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哈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禄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哈以梅林歸途為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哈破蘄黄按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

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時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為泗州從宜伊剌楊格言其事楊格以資

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三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宗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畧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哈塔邁珠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邁珠罵曰納哈塔邁珠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邁珠俯首不敢仰

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宗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宗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為立祠鎮江之因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髙鬚疏而黄資禀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録載資倫為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哈瑪爾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羅丹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羅丹以功遷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二階賜姓延扎夏人攻會州羅丹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羅丹哈瑪爾俱被禽夏人憐其忠因之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知存歿乃特遷羅丹子博紐官一階授延尉職以旌其忠後兄弟謀奔拔其鬚事覺羅丹被殺哈

瑪爾獨拔歸上思羅丹之忠復遷遥授會州軍事判官哈瑪爾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羅丹弟遂遷哈瑪爾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哈瑪爾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持嘉喀齊喀以哈瑪爾總領軍事從廵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藐城守者喀齊喀指似哈瑪爾云能射此人否哈瑪爾測量遠近

曰可哈瑪爾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遙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罕必喇穆昆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哈瑪爾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哈瑪爾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哈瑪爾射之手與版俱貫殲數百人夏人震恐乃降蓋會州為夏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據

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哈瑪爾率衆先登瑞
開門突出為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
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
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哈瑪爾進西馬二匹詔曰卿
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
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帶一玉兎鶻一并所遺郭倫
格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
遷鞏昌以鈕祜禄烏展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烏展

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烏展制已欲發矯詔事以兵圖之然懼哈瑪爾威望乃遣使約哈瑪爾併力破鞏昌使者至哈瑪爾謂曰鈕祜禄公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者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鈕祜禄公先發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

破之劫殺烏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二十餘輩諭哈瑪爾以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哈瑪爾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哈瑪爾屢不能支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為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哈瑪爾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

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哈瑪爾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哈瑪爾死年四十士人為立祠烏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為行省以蠟丸為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風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本名富里　胡礪

王　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登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成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

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復至高麗移督再三

高麗微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搉辭旨使酬荅專對凡涉旬乃始置對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人進誓表如約昉乃還宗幹大說曰

非卿誰能辨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事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

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貲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句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

元帥府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
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爲真定人嘗從
元帥府與齊俱伐宋是時初平真定西山羣盜山中居
民爲賊汙者千餘家松年力爲辨論竟得不坐齊國廢
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
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
宗弼入爲左丞相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
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瑴黨事松年素與瑴不相能是時

宗弼當國，毅性剛正，好評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為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望之欲與毅相結，毅拒之，由是搆怨。故松年、許霖搆成毅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啟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遂以為賀

宗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
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禄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為左丞
封部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之及
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者
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
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惶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
族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
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

意加封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為翰林修撰璋賜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𫖮俊送其喪歸葬真定四品以下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院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

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為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為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昂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太常博士

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修宛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復亨文林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晞進義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轉相傳教或令元䍐逃避居實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修珪詢恕復亨翟詢各笞四十景晞師望各徒二年官贖外並的決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為修撰遷禮部郎中封真

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古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閲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為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

亡

吳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宣和末題詩酒

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天眷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政宣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為人慷慨多大節書為當時

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遊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集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富里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

陵為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内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畢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為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

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漸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

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埸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皇統初為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絶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賔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矢百餘少者猶六七十人歲

取民錢五千餘萬為顧直其人皆無籍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既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為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令公著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為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

郎白彥恭為使海陵謂礪曰彥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蔭補官宋宣和中大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内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減費錢半縣民為之謗曰西山

至河岸縣官兩人半歲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絳州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顔羅索墓碑競以行狀盡失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為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

用紫羅帶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擢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三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復詔為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競削官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為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烏伯仁獻獲烏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

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為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為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寃狀

館陶人為立祠府尹判王文坐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費摩子寧及伯仁判官實訥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月召為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濱州刺史郡俗有遺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獘遂止入為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聞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

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有能文者呂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詔黜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大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

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邱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邱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庭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為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

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纂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顔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為賦題忠臣猶孝子為詩題憂國如飢渴為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竒之有頃進官

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外遂為沂州防禦使皇太子幣贐甚厚命以安輿之官名還為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為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

餘篇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録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宴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為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俣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伊

喇益趙渢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俣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伊喇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謂宰臣曰郝俣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

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濠塹

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六年有

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册上曰讀册至朕名聲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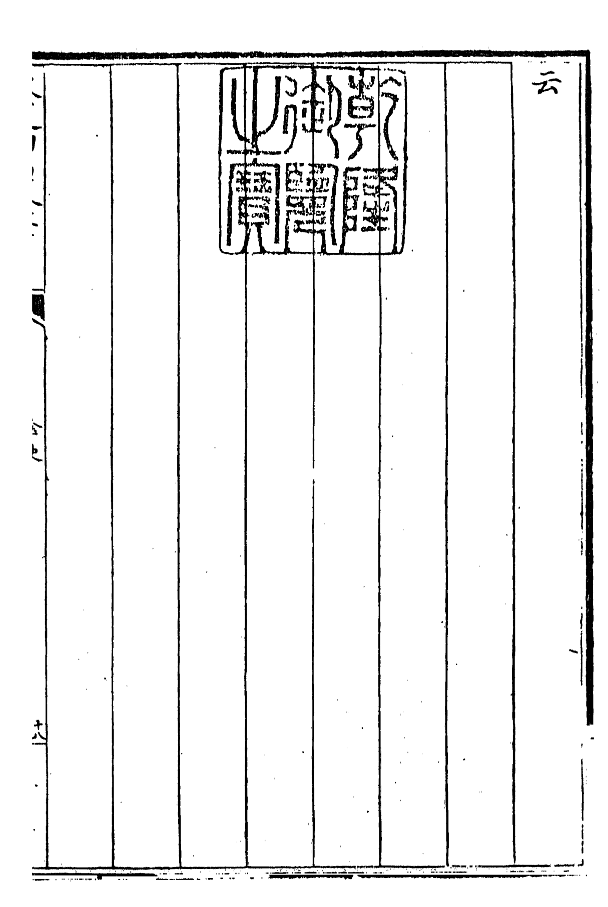
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

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名為翰林學士承旨泰

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

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

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



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獲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戴念曾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四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子曼慶

劉昂　李經　劉從益子祁

呂中孚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弟元德 孫國綱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 子好問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懐英小篆李陽冰以来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禄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為龍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為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

令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
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
筆髙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歴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
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
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
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
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翛一見期以國士登大

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傚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

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黄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嘆其之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懐英作長白山册文殊不工聞文人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為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

朋固無足恠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為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

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顔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温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

山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晩唐體尤工絶句李純甫故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為尚書省掾調平凉路轉運副使時衙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為左司郎

中會掌書大中興賈鉉漏言除授事為言者所劾獄辭
連昂章宗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
皆譴逐之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
者之言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
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
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
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為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葉人聞之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

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强記精於經學為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子祁字京叔為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為宫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李純甫字之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為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為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

老辭去既而髙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輙醉雖沉醉亦未嘗廢

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闢佛老二家者號内藁其餘應物文字為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以故為名教所貶云

王欎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為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輙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

為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鬰徑行無機防為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鬰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冊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為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為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為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没于癸巳之

難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聲南渡後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迨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獻能苦學博覽於文尤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

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為鄜州觀察判官用薦者復為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獻能為人眇小而墨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數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

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頴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

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

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諭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

徽服壯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黄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宏州人也祖山甫遼戸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頴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

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

及還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遥鄉里以詩酒自娱號

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亦第進士

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

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亦未嘗

形于怒色大定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

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

甚見寵遇勒留凡三考出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

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敕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闗陜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廏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值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

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黜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

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筭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為潤色其所著書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徽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者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

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録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録潔本呈翰林汾既為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獻

能皆在院刋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卬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駡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顔色埒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沘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鎻養馬坪絶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

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

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内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輙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贊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為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儁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兄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資有足取云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